



一梦四十年

安徽合肥 金志伟

前天,遇到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我们站在路边的树荫下聊往事。聊着聊着,他问我:“还在写吗?”我回答他:“写,退休了,只写点豆腐干似的回忆文字。”其实,怎么能不写呢?断断续续、拉拉杂杂地写了四十年,写了上百万字。尽管这些文字别人看不上,我自己还是敝帚自珍着。

四十年,真是一段漫长的光阴。

公元1977年,我在母校庐江中学读高一时参加过一次作文竞赛。这是一次命题作文赛,题目叫《一滴水》。那次比赛我获了一个一等奖,我的作文被抄在一张大大的白纸上,同其它获奖的作文一起在校的读书栏中展出。语文老师还在班上读我的作文,并把我的作文推荐到一本《中学生作文选》里。那一年,我十五岁。再后来我开始写诗。现在想想,那时候写的一些分行的东西还不能叫诗。但是,每到元旦和国庆节,县文化馆的老师在主办县里的元旦文学特刊和国庆特刊时,偶尔还是把我写的这些分行的东西选上。这些特刊,其实就是用毛笔把一些文字爱好者写的诗和散文抄在一张张白纸上。这些写满字的纸,有时贴在新华书店对面的宣传栏里,有时贴在县招待所门边的高墙上。这些后来被文友们戏称为“大墙文学”的专刊与特刊,是我心中最初的文学圣地、精神高地。

真正在报刊上发表习作是在1984年。那一年,我在《安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首小诗,诗的题目叫《山村浣衣女》。当时,我在一所偏远的乡村中学教书。乡村中学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不仅没有自来水,水井也只有一个,还是和附近牌楼院子的村民共用的。水井是吃水井,所以衣服就要到比较远的山间小溪里去洗。山间多竹,是那种高大秀丽的毛竹。我和同事去小溪洗衣服时,时常会与王维的“竹喧归浣女”的诗境邂逅。于是,就有了这首《山村浣衣女》。

上世纪80年代,是纸媒的黄金时代,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是一代人心中的梦想。小诗发表后,我的同事和学生们都很兴奋。当然,最兴奋的还是我自己。后来的几年里,我在《青春》《星星》,甚至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也发表过诗作,但都没有那么高兴过。38年后的2021年10月18日,我在参加“长三角重点城市作家看合肥”活动时,见到了当年发我小诗的责任编辑刘湘如老师。那一天,我和神交已久的湘如老师边走边聊。在肥东的长临河古镇,我还让同行的文友为我和湘如老师拍了一张合影。

当天的微信朋友圈,我发了几张照片,并写下了这段话:

“长临河古镇。中庙。姥山岛。”

与刘湘如老师合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先生编《安徽青年报》副刊曾发过我一首小诗,这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如今,三十八年过去,先生已是沪上著名作家。今日与先生相见,不禁感慨万千。”

如今,两年过去了,真的是弹指一挥间。现在,我才有些明白,这世间流逝最快的还是时光啊。怪不得,两千多年前的圣人站在永不回头的河水前会有如此的感慨与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一梦四十年。这个梦,我还在继续着。

有时候我想,人如果能常常躲进一个梦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该有多好。

夏风微暖正温柔

重庆 张强强

在北方,六月的夏风跨过千山万水,穿越连绵不绝的万亩松林,最后来到村口铺满金色麦穗的晒麦场,温柔地驻足。连续几天的晴空万里,夏风和煦,布谷鸟时不时地传来清脆悦耳的啼叫声。晒麦场上的金色麦穗在夏日阳光的炙烤下,显得更加燥热耀眼。成群结队的麻雀们在麦场的周围聚集,似是在酝酿预谋着某件大事,滴溜溜乱转的小眼睛和叽叽喳喳的吵闹声暴露了它们昭然若揭的野心。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醒农民伯伯们打麦的时节到了。

北方人多喜面食,村子里每家每户都会或多或少种上几亩小麦,以供自家食用。小的时候,家里也有几亩麦田,父亲每年都会精心侍弄,庆幸的是年年小麦收成都很不错。芒种之后,村子里的小麦被收割殆尽,统一被拉运到村口的晒麦场上晾晒。刚刚收割回来的麦穗在夏日阳光的曝晒下迅速蒸发水分,变得异常干燥。每到这时,父亲便会提前两三天准备好打麦的农具,去晒麦场收拾自家的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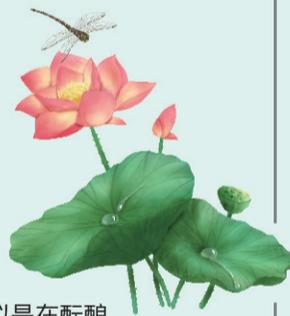
打麦,顾名思义就是要把麦粒从麦壳中打脱出来。每年父母去打麦时,我都会兴高采烈地跟随在他们身后,美其名曰去帮忙。农村的打麦耙都是自己制作的,看着父亲肩上扛着的打麦耙,我总是会想起《西游记》里猪八戒的九齿钉耙,边走边笑不已。到了晒麦场,父亲需要在天气晴朗时打完麦子,为后面的活计争取时间。父亲挥动着有力的臂膀,打麦耙被高高举起又迅速落下,在打麦耙的暴击下,大部分的麦粒会乖乖地从麦壳里脱离下来,父亲用铁叉将麦秸挑出来堆成一垛。

最后就是扬场,而此时夏风就成了最佳的拍档。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扬场的高手,他会顺着夏风吹动的方向站在风头上处,用木锨铲起一锨麦粒,朝下风头高高地抛去,麦粒重,从空中落到了近处,而麦衣轻,随风吹到了远处,麦粒与麦衣自然地

分离了。每到父亲扬场时,我就会故意站在下风头,等到麦粒落下砸在我的头上,酥酥麻麻,就像暴雨天时雨滴拍打在脸上的感觉,特别好玩。

父亲扬场时,母亲就会用一把扫帚及时地在落下的麦粒与麦衣交界处轻轻地扫掠,把混在一起的麦粒麦衣分离开来。母亲边干活边笑着嗔怪我的调皮捣蛋。一上午的功夫,父亲便打完了麦子。有些麦粒不情愿与麦壳分开,母亲便会用簸箕一一簸一遍,再靠双手揉搓将它们分离干净。趁着父亲休憩的功夫,母亲便指挥我蹭麦子,让麦粒堆里的热气可以散发出来,我光着脚丫在麦粒堆里蹭来蹭去,麦粒划过的感觉就像夏天溪水轻轻地流过我的脚背,畅快无比。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颗颗饱满的麦粒,金灿灿的铺满一片,父母开心地交谈着。如果说金灿灿的麦粒是上天送给大地金色的吻,那夏风便在这个金色的吻中加入了醉人的浪漫,它吹走了农民脸上的疲惫,吹来了丰收的喜悦。如今,传统的打麦方式早已被先进的机器所取代,但少年时期的打麦场景却依然历历在目,让我难以忘怀。每当六月的夏风吹过,我总是会不自觉地想起那些年随夏风散落下来的麦粒雨,想起那些年打麦时夏风吹过的阵阵温柔。



犹忆儿时端午

安徽合肥 吴中伟

早晨送孩子上学,看到不少路人都有了艾叶、菖蒲,隔着老远就能闻到一股熟悉的草木馨香。抬头望向天空,那么的蔚蓝明净,猛然间想起,快到端午节了。

一场雨过后,空气中氤氲着饱满的水汽。清风徐来,不急不躁,这样的时光真想让它慢一点,再慢一点。端午正是栀子花开得稠密浓烈的时候,一大捧一大捧的,随风摇曳,泼泼洒洒。

想起儿时,天刚亮,就遇见邻家王大婶采了满满的一大盆栀子,花瓣上还沾满透亮的雨露。挑一枝圆润硕大的,别在胸前的纽扣上,特别的精神。乡下人不兴涂脂抹粉,爱俏的大姑娘小媳妇戴上一朵,人在花间娉婷婷婷地走着,像流光溢彩的花朵,给乡村增添了一份靓丽和芳香。过端午,自然是和平时不一样。母亲一大早在厨房张罗忙活,一般会备四道小菜:韭菜炒鸡蛋、红烧鲫鱼、腌豇豆、凉拌黄瓜,不像平日里,单是稀饭就着咸菜。父亲这天是不上工的,通常会斟上二两粮食酒,眯着眼,不紧不慢地喝,微醺小醉,絮絮叨叨的,母亲在一旁收拾着碗筷,也不急着催促。

晌午时分,母亲会摆上一盘在乡村小作坊做的鸡蛋糕,都是自家带的鸡蛋、面粉、白糖,只收个加工费。村里一般人家都要做个三五斤,除了给孩子们过节打打牙祭,大人们干农活饿了,也好垫垫肚子,“打个尖”。松软的鸡蛋糕咬在嘴里,油润润的,麦子的清香,菜籽油的醇香,鸡蛋的柔滑,白糖的甜腻都融在一起,美滋滋的。吃完后,孩子们挨个吮吸着油乎乎的手指头,真的是回味无穷!

照例是要在水塘边吃咸鸭蛋的!老风俗,可不能丢。母亲早早地便在粥锅里煮好了绿壳鸭蛋,上个月才腌的,挨个裹上一层黄泥巴,不咸,也不淡。蛋黄沁出油星,直往外冒。拌在稀饭里,就不要其它菜了;寡着吃,也香。母亲叮嘱我离塘边远一点,还要往水里扔下三二枚鸭蛋敬奉水神,祈福消灾。小孩子要极恭敬地将两枚咸鸭蛋完完整整地吃干净,才能求得水神的庇佑。

那时零食少,蚕豆倒是吃得多。和现在的“五香蚕豆”不一样,就是放大铁锅里清炒,不放糖,也不放盐。刚出锅的蚕豆,有的焦黄,有的都黑糊了,孩子们也不嫌弃,抓一把放在口袋,咬在嘴里,脆蹦蹦地响。只是吃多了,肚子会胀气,腮帮子、太阳穴都紧绷绷的,酸胀得疼。

没肉自然不算过节!母亲早在头天下午,就去村东头的小卖部割上一刀肉,吊在井口。或是红烧,或是粉蒸,或是肉丸子余汤。那个年代,猪肉金贵,都是想着法儿,变着花样吃,给一家老小解解馋。市场上,水果更是少见,好在桃子红了,杏子黄了,咬一口,虽还有点酸涩,总聊胜于无。如果有亲戚拜访,捎上一盒包装精美的绿豆糕,孩子们更是欢呼雀跃。夜风轻拂,嘴角还染着绿豆糕的糯香,连那晚的梦都是甜的!

许是现在生活质量提高了,过去不常吃到的美食,如今,都摆上了普通老百姓的餐桌,节日似乎少了些仪式感;又或许我们已出走童年太远,只能依存朦胧的记忆,觅得儿时端午的点点时光碎影!